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
第二十回 受魔魔忠良遭大難 殺妖道豪傑立奇功

且說包公自升為首相，每日勤勞王事，不畏權好，秉正條陳，聖上無有不允。就是滿朝文武，誰不欽仰？縱然素有仇隙之人，到了此時，也奈何他不得。一日，包公朝罷，來到開封，進了書房，親自寫了一封書信，叫包興備厚禮一份，外帶銀三百兩，選了個能幹差役前往常州府武進縣遇傑村，聘請南俠展熊飛；又寫了家信，一並前去。剛然去後，只見值班頭目向上跪倒：「啟上相爺，外面有男女二人，口稱『冤枉』，前來申訴。」包公吩咐，點鼓升堂。立刻帶至堂上。包公見男女二人皆有五旬年紀，先叫將婆子帶上來。婆子上前跪倒，訴說道：「婆子楊氏。丈夫姓黃，久已去世。有二個女兒，長名金香，次名玉香。我這小女兒原許與趙國盛之子為妻。昨日他家娶去，婆子因女兒出嫁，未免傷心。及至去了之後，誰知我的大女兒卻不見了。婆子又忙到各處尋找，再也沒有，急得婆子要死。老爺想，婆子一生就仗著女兒。我寡婦失業的，原打算將來兩個女婿，有半子之勞，可以照看。寡婦如今把個大女兒丟了，竟是不知去向。婆子又是急，又是傷心，正在啼哭之時；不想我們親家趙國盛找了我來，合我不依，說我把女兒抵換了。彼此分爭不清，故此前來，求老爺替我們判斷判斷，找找我的女兒才好。」包公聽罷，問道：「你家可有常來往的親眷沒有？」楊氏道：「慢說親眷，就是街坊鄰舍，無事也是不常往來的，婆子孤苦得很呢！」說至此，就哭起來了。包公吩咐，把婆子帶下去，將趙國盛帶上來。趙國盛上前跪倒，訴道：「小人趙國盛原與楊氏是親家。她有兩個女兒，大的醜陋，小的俊俏，小人與兒子定的是她的小女兒。娶來一看，卻是她大女兒。因此急急趕到她家，與她分爭為何抵換。不料楊氏她倒不依，說小人把她兩個女兒都娶去了，欺負她孀居寡婦了。因此到老爺臺前，求老爺判斷判斷。」包公問道：「趙國盛，你可認明是她大女兒麼？」趙國盛道：「怎麼認得不明呢？當初有我們親家在日，未作親時，她兩個女兒小人俱是見過的，大的極醜，小的甚俊。因小人愛她小女，才與小人兒子定了親事。那個醜的，小人斷不要的。」包公聽罷，點了點頭，便叫：「你二人且自回去，聽候傳訊。」

老爺退堂，來至書房，將此事揣度。包興倒過茶來，恭恭敬敬，送至包公面前。只見包公坐在椅上身體亂晃，兩眼發直，也不言語，也不接茶。包興見此光景，連忙放下茶懷，悄悄問道：「老爺怎麼了？」包公忽然將身子一挺，說道：「好血腥氣呀！」往後便倒，昏迷不醒。包興急急扶著，口中亂叫：「老爺，老爺！」外面李才等一齊進來，彼此攙扶，抬至牀榻之上。一時傳到裡面。李氏誥命聞聽，嚇得驚疑不止，連忙趕至書房看觀。李才等急迴避。只見包公躺在牀上，雙眉緊皺，二目難睜，四肢全然不動，一語也不發。夫人看畢，不知是何緣故。正在納悶，包興在窗外道：「啟上夫人，公孫主簿前來與老爺診脈。」夫人聞聽，只得帶領丫鬟迴避。

包興同著公孫先生來至書房榻前。公孫策細細搜求病源，診了左脈，連說：「無妨。」又診右脈，便道：「怪事！」包興在旁問道：「先生看相爺是何病症？」公孫策道：「據我看來，相爺六脈平和，並無病症。」又摸了摸頭上並心上，再聽氣息亦順，彷彿睡著的一般。包興將方才的形景，述說一遍。公孫策聞得便覺納悶，並斷不出病從何處起的。只得先叫包興進內安慰夫人一番，並稟明須要啟奏。自己便寫了告病摺子，來日五鼓，上朝呈遞。

天子聞奏，欽派御醫到開封府診脈，也斷不出是何病症。一時太后也知道有說偏方的。無奈包公昏迷不省，人事不知，飲食不進，止於酣睡而已。幸虧公孫先生頗曉醫理，不時在書房診脈照料。至於包興、李才，更不消說了，晝夜環繞，不離左右。就是李氏誥命，一日也是要到書房幾次。惟有外面公孫策與四勇士，個個急得擦拳磨掌，短歎長吁，竟自無法可施。

誰知一連就是五天。公孫策看包公脈息，漸漸的微弱起來，大家不由得著急。獨包興與別人不同，他見老爺這般光景，因想當初罷職之時，曾在大相國寺得病，與此次相同，那時多虧了和尚醫治。偏偏他又雲遊去了。由此便想起，當初經了多少顛險，受了多少奔波，好容易熬到如此地步。不想舊病復發，竟自不能醫治。越想越愁，不由得淚流滿面。正在悲泣之際，只見前次派去常州的差役回來，言：「展熊飛並未在家。老僕說：『我家官人若能早晚回來，必然急急的趕赴開封，決不負相爺大恩。』」又說：「家信也送到了，現有帶來的回信。老爺府上俱各平安。」差人說了許多的話，包興他止於出神點頭而已，把家信接過，送進去了。信內無非是「平安」二字。

你道南俠哪裡去了？他乃行義之人，浪跡萍蹤，原無定向。自截了駝驢，將金玉仙送至觀音庵，與馬漢分別之後，他便朝游名山，暮宿古廟。凡有不平之事，他不知又作了多少。每日閒遊，偶聞得人人傳說，處處講論，說當今國母原來姓李，卻不姓劉，多虧了包公訪查出來，現今包公入閣，拜了首相。當作一件新聞，處處傳聞。南俠聽在耳內，心中暗暗歡喜道：「我何不前往開封探望一番呢。」

一日午間，來至榆林鎮，上酒樓獨坐飲酒。正在舉杯要飲，忽見面前走過一個婦人來，年紀約有三旬上下，面黃肌瘦，形容憔悴，卻有幾分姿色。及至看她身上穿著，雖是粗布衣服，卻又極其乾淨。見她欲言不言，遲疑半晌，羞的面紅過耳，方才說道：「奴家王氏，丈夫名叫胡成，現在三寶村居住。因年荒歲旱，家無生理，不想婆婆與丈夫俱各病倒，萬分出於無奈，故此小婦人出來拋頭露面，沿街乞化，望乞貴君子周濟一二。」說罷，深深萬福，不覺落下淚來。展爺見她說的可憐，一回手在兜肚中摸出半錠銀子，放在桌上，道：「既是如此，將此銀拿去，急急回家贖帖藥餌，餘者作為養病之資，不要沿街乞化了。」婦人見是一大半錠銀子，約有三兩多，卻不敢受，便道：「貴客方便，賜我幾文錢足矣。如此厚賜，小婦人實不敢領的。」展爺道：「豈有此理！我施捨於你，你為何拒而不納呢？這卻令人不解。」婦人道：「貴客有所不知，小婦人求乞，全是出於無奈。今日但將此銀拿回家去，惟恐婆婆丈夫反生疑忌，那時恐負責客一番美意。」展爺聽罷，甚為有理。誰知堂官在旁插言道：「你只管放心。這位既言施捨，你便拿回。若你婆婆丈夫嗔怪時，只管叫你丈夫前來見我，我便是個證見。難道你還不放心麼？」展爺連忙稱「是」，道：「你只管拿去罷，不必疑惑了。」婦人又向展爺深深萬福，拿起銀子下樓。跑堂又替展爺添酒要菜，也下樓去了。

不料那邊有一人，他見展爺給了那婦人半錠銀子，便微微的說笑。此人名喚季妻兒，為人譎詐多端，極是個不良之輩。他向展爺說道：「客官不當給這婦人許多銀子，她乃故意作此生理的。前次有個人贈銀與她，後來被她丈夫訛詐，說調戲她女人了，逼索遮羞銀一百兩，方才完事。如今客官給她銀兩，惟恐少時她丈夫又來要訛詐呢。」展爺聞聽，雖不介意，不由的心中輾轉道：「若依此人所說，天下人還敢有行善的麼？他要果真訛詐，我卻不怕他，惟恐別人就要入了他的騙局了。細細想來，似這樣人也就好生可惡呢！也罷，我原是無事，何不到三寶村走走。若果有此事，將他處治一番，以戒下次。」想罷，吃了酒飯，會錢下樓，出門向人問明三寶村而來。相離不遠，見天色甚早，路旁有一道士廟，叫作通真觀。展爺便在此廟作了下處。因老道邢吉有事拜壇去，觀內只見兩個小道士，名喚談明、談月，就在二廟門外西殿內住下。

天交初鼓，展爺換了夜行衣服，離了通真觀，來到三寶村胡成家內，早已聽見婆子咳聲，男子恨怨，婦人啼哭，嘈嘈不休。忽聽婆子道：「若非有外心，何以有許多銀子呢？」男子接著說道：「母親不必說了，明日叫她娘家領回就是了。」並不聽見婦人折辯，惟有嗚嗚的哭泣而已。南俠聽至此，想起白日婦人在酒樓之言，卻有先見之明，歎息不止。猛抬頭忽見外有一人影，又聽得高聲說道：「既拿我的銀子，應了我的事，就該早些出來。如今既不出來，必須將銀子早早還我。」南俠聞聽，氣沖牛斗，趕出籬門，一伸手把那人揪住，仔細看時，卻是季妻兒。季妻兒害怕，哀告道：「大王爺饒命！」南俠也不答言，將他輕輕一提，扭至院內，也就高聲說道：「吾乃夜遊神是也。適遇日遊神，曾言午間有賢孝節婦，因婆婆丈夫染病，含羞乞化，在酒樓上遇正直君子，憐念孝婦，贈銀半錠。誰知被奸人看見，頓起不良之心，夜間前來訛詐。吾神在此，豈容奸人陷害！且隨吾神到荒郊之外，免得連累良善之家。」說罷，提了季妻兒出籬門去了。胡家母子聽了，方知媳婦得銀之故，連忙安慰王氏一番，深感賢婦，不提。

且說南俠將季婁兒提至曠野，拔劍斬訖。見斜刺裡有一蜿蜒小路，以為從此可以奔至大路，信步行去。見面前一段高牆，細細看來，原來是通真觀的後閣，不由得滿心歡喜，自己暗暗道：「不想倒走近便了。我何不從後面而入，豈不省事？」將身子一縱，上了牆頭，翻身軀輕輕落在裡面，躡步悄足行來。偶見跨所內燈光閃的，心中想道：「此時已交三鼓之半，為何尚有燈光？我何不看看呢。」用手推門，卻是關閉，只得飛身上了牆頭。見人影照在窗上，彷彿小道士談月光景。忽又聽見婦人說道：「你我雖然定下此計，但不知我姐姐頂替去了，人家依與不依。」又聽得小道士說：「他縱然不依，自有我那岳母答復他，怕他怎的！你休要多慮，趁此美景良宵，且自同赴陽臺要緊。」說著，便立起身來。展爺聽到此處，心中暗道：「原來小道士作此闖味之事，也就不是出家的道理了！且待明日再作道理。」展爺剛轉身，忽又聽見婦人說道：「我問問你，你說龐太師暗害包公，此事到底是怎麼樣了？」展爺聽了此句，連忙縮腳側聽。只聽談月道：「你不知道，我師傅此法百發百中，現今在龐太師花園設壇，如今業已五日了；趕到七日，必然成功。那時得謝銀一千兩，我將此銀偷出，咱們遠走高飛，豈不是長久夫妻麼？」

展爺聽了，登時驚疑不止，連忙落下牆來，趕到前面殿內，束束包裹，並不換衣，也不告辭，竟奔汴梁城內而來。不過片時工夫，已至城下，見滿天星斗，聽了聽正打四更。展爺無奈何，繞過護城河，來至城下，將包袱打開，把爬城索取出，依法安好，一步一步上得城來；將爬城索取上，上面安好，墜城而下。腳落實地，將索抖下，收入包袱內，背在肩上，直奔龐太師府而來。來至花園牆外，找了棵小樹將包袱掛上，這才跳進花園。只見高結法臺，點燭焚香，有一老道披著髮在上面作法。展爺暗暗步上高臺，在老道身後，悄悄的抽出劍來。

不知老道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